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light green color with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tylized line drawings. These drawings represent various landmarks from the West Lake area in Hangzhou, including pavilions, pagodas, and willow trees. The pattern is dense and covers the entire surface of the cover.

西湖遊覽志



西湖遊覽志

〔明〕田汝成輯撰

（原中華上編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蘇寧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皋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0.5 字數 184,000

1958年10月第1版 1980年3月新1版 198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5,000

統一書號：10186·138 定價：0.90元

出版說明

《西湖遊覽志》是一部以記錄西湖名勝的掌故傳說爲主要內容的筆記，二十四卷，明田汝成著。

田汝成，字叔禾，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嘉靖五年進士。曾做過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遷禮部祠祭郎中，出爲廣東提學僉事，降知滁州，遷貴州僉事，進廣西右參議，遷福建提學副使。罷官歸家後，遊覽湖山，探訪浙西各地名勝。他的作品，據《歷朝詩集》記載中說，共有一百六十餘卷。現在我們所知道的，除《西湖遊覽志》和《西湖遊覽志餘》外，還有《炎徼紀聞》、《龍憑紀略》、《遼記》、《田叔禾集》、《武夷遊詠》等，大多是他歷官各地和罷官後遊覽湖山時親身見聞的記錄，內容比較翔實可靠。由於他到過的地方很多，特別是曾在廣西和貴州等省做過官，所以他的作品，像《炎徼紀聞》、《龍憑紀略》等有關明朝西南邊境情況和各兄弟民族的生活風俗等記載，對於歷史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從《西湖遊覽志》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出田汝成是很熟悉前代的掌故軼事的。這書在體例上和宋潛說友作的《咸淳臨安志》大致相同，但却別開生面地在都城山川形勢以外，對於每

一建築物都詳細記載它的興廢沿革，廣泛搜集歷代詩人的題詠，特別是對人物的歷史掌故寫得非常詳細，所以它的內容頗富於文學趣味。地方志而兼有文學色彩，是這書顯著的特色。然而書中也存在一些封建思想和迷信色彩，在個別地方還有污辱農民起義等字句，必須批判地閱讀。

這書初刻于嘉靖二十六年，萬曆十二年經巡按范鳴謙重修。萬曆四十七年，商惟濬根據他那時杭州西湖的情況，將田氏原書加以增刪而不加任何標誌。這樣一來，就把田氏生前所不及見的事物雜入書中，造成了時間上的紊亂，容易引起讀者的疑誤。目前通行的嘉惠堂重刻本，所依據的就是商惟濬的增刪本，也有着這個重大的缺陷。一九五八年十月，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嘉靖二十六年初刻本整理排印，凡初刻本和嘉惠堂本（即《武林掌故叢書》所本）不同的地方，另附校勘記于書後。書中除了田汝成的自敘以外，別的序跋也非嘉靖本所有，為便于讀者參考，也增入。現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五年八月版改正了一些標點和明顯錯字，重印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十月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微紀聞，已著錄。是書雖以遊覽爲名，多記湖山之勝，實有關於宋史者爲多，故於高宗而後偏安逸豫，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宋乾道間，周淙撰臨安志十五卷，咸淳間，潛說友又續成一百卷，湖山特其中之一目，例不當詳。吳自牧作夢粱錄，周密作武林舊事，於歲時風俗特詳，而山川古蹟又在所略。惟汝成此書，因名勝而附以事蹟，鴻纖鉅細，一一兼該，非惟可廣見聞，併可以考文獻，其體在地志雜史之間，與明人遊記徒以觴詠登臨流連光景者不作。其志餘二十六卷，則撫拾南宋軼聞，分門臚載，大都杭州之事居多，不盡有關於西湖，故別爲一編，例同附錄，蓋有此餘文以消納其冗碎，而後本書不病於燕雜，此其義例之善也。惟所徵故實，悉不列其書名，遂使出典無徵，莫能考證其真僞，是則明人之通弊，汝成亦未能免俗者矣。

西湖遊覽志序

余自結髮，慕說西湖之勝，神翺翺焉也。嗣得武林田叔禾所爲西湖志，閱之，其品藻湖山，嘉樂賢達，揚挖藝文，彰鉅麗而右風流，諸懿美無論。乃若娓娓乎偏安佚豫之規，項項乎倭倖盤荒之戒，令人俯首歎歎，有神州陸沈之感。至其委巷叢談，具載不遺，一國之俗，釐然在睫，則又令人慷慨起舞，病其風之靡，而思所以維之也。久之，買棹一至湖上，輒按志而索其處，依依不能去。迨備員閩中，往來經行湖上，獲寓目者屢矣。踟躕四顧，益歎田君之所志甚核，第靡由諮其民風爲何若耳。去年夏，余奉命巡視兩浙，疾驅而入武林。當兵民遞變之後，湖山黯淡，海內結韉之士，相戒引避，不肯入，而余適承乏。余始從司馬張公謀，繼從中丞蕭公謀，問民所疾苦，漸除之，而力懲其靡，使勿渝焉。朝夕拮据，不敢愛其勞，即咫尺湖山，未遑一託足而遊。今年秋，余旣徧歷諸郡，弭節武林，歲且大登，氓孺士逸，各獲其所。忘前事之慘載，觀園闌之閒風，亦駸駸視昔漸醇，鮮復靡者。蕭公方被詔督留都少司空，間攜余從湖上酌酒，水光山色，倍覺親人，余爲公加爵，相視破顏，謂庶幾復見昇平。嗟乎！此一湖山也，曩爲畏途，今爲樂土。李文叔謂：名園之興廢，繫洛陽之盛衰，竊疑其言大而無當，今殆然矣。余因憶田君所爲西湖志下『文學掌故』，求之，業已漫漶，不可讀矣。湖山在目，而文獻靡徵，可乎？於是捐贖錢，檄郡丞喻均，校其漫漶，而屬諸劄劄，俾後之觀風者，采而斟酌焉，則武林之風，勿慮其終靡也已。

萬歷十二歲，歲次甲申季秋望日，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江陰范鳴謙撰。（此序嘉靖本無，刊之以供參考。）

西湖遊覽志敘

錢唐田汝成撰

海上之士，往往談蓬萊三島之勝，恍忽渺茫，莫可踪跡。豈若西湖重青淺碧，抱麗城闔，陸走水浮，咸可涉覽？況帝都之餘，藻飾華富，卽海上之士所稱珠宮貝闕，琪樹瓊花，當不過此！宜乎勝甲寰中，聲聞夷服也。然海內名山，率皆有志，而西湖獨無，詎非闕典？曩歲五嶽山人黃勉之嘗謂予曰：『西湖無志，猶西子不寫照，霓裳不按譜也，子盍圖之。』時予敬諾，而五六年，宦遊無暇。迨乎宅憂除服，聊寓目焉，風景不殊，良朋就世，言猶在耳，負約已長。因念古人踰祥授琴，將以舒其苑結，聞簫作賦，用以感於幽冥。予不敏，竊比山水於笙歌，擬佔畢以酬諾，一物二義，爰契我心。於是紬集見聞，再證履討，輯撰此書。敘列山川，附以勝蹟，揭綱統目，爲卷者二十有四，題曰西湖遊覽志。裁翦之遺，兼收並蓄，分門彙種，爲卷者二十有六，題曰西湖遊覽志餘。客有病予此書多述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導慾宣奢，非以長化也。予則以爲志者，史家之二體也，史不實錄，則觀者何稽焉？故泰華、終南，守國者恃爲金湯之固，武夷、雁蕩，棲真者隱爲解化之區，嶽麓、鵝湖，講學者闢爲都授之所。西湖三者無一居焉，而欲諱遊冶之事，歌舞之談，假借雄觀，祇益浮僞耳，史家不爲也。客又病予此書名繫西湖，而旁及城市，覈實不符。予

則以爲西湖者，南北兩山之秀液也；南北兩山者，西湖之護沙也；滋靈釀淑，條貫同之。若非元本山川，要原別委，則西湖之全體不章，故旁及城市，正以摹寫西湖也。學使文谷孔公，嘗覽而嘉之，曰：『殆郡史也，美刺具陳。』欲爲鉅傳，而以憂去。侍御紀山曹公，亦欲鉅傳，而復以憂去。至是侍御劍泉鄒公，按部兩浙，政肅風清，博雅崇文。垂情藝苑。布憲之暇，訪及此書，覽而嘉之，謂郡守嚴公曰：『是誠郡史，可以傳矣。』嚴公敬諾，屬貳守丘公綜理之，而民部秋軒薛公、水部洪宇王公，咸榷稅於杭，聞茲盛舉，亦捐貲焉。未浹四句，勒梓已竟。竊愧才綿識昧，筆削無方，符篆蚩冷，虛上官之雅意；楮宜覆瓿，貽大方之哂言；若肯直其闕略，弼其訛謬，裒爲別集，被我寵光，是大願也。

嘉靖二十六年冬十一月

目次

出版說明	一
四庫全書總目敘錄	一
范鳴謙序	二
著者自敘	三
卷一 西湖總敘	一
卷二 孤山三堤勝蹟	九
卷三——七 南山勝蹟	二五——三八
卷八——十一 北山勝蹟	八九——一〇九
卷十二 南山城內勝蹟	一五〇
卷十三——十八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一七〇——一八三
卷十九 南山分脈城外勝蹟	二〇四——二〇五
卷二十一——二十一 北山分脈城內勝蹟	二五——二七

卷二十二—二十三 北山分脈城外勝蹟·····	二七二—二八三
卷二十四 浙江勝蹟·····	二六四—三〇一
季東魯跋·····	三〇一
丁丙跋·····	三〇三
校勘記·····	三〇五

西湖遊覽志第一卷(一)

錢唐田汝成輯撰(三)

西湖總敘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谿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潞而爲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于錢唐也，又稱錢唐湖。以其輸委于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脈，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蜒東來，凌深拔峭，舒岡布麓，若翔若舞，萃于錢唐，而嶠萃于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爲龍井、爲大慈、爲玉岑、爲積慶、爲南屏、爲龍、爲鳳、爲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三)，則爲靈隱、爲僊姑、爲履泰、爲寶雲、爲巨石，皆謂之北山。南山之脈，分爲數道，貫于城中，則巡臺、藩垣、帥閫、府治、運司、豐舍諸署，清河、文錦、壽安、弼教、東園、鹽橋、褚塘諸市，在宋則爲大內，德壽、宗陽、佑聖諸宮，隱隱賑賑，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邇則自龍山，沿江而東，環沙河而包括，露骨於茅山、艮山，皆其護沙也。北山之脈分爲數道，貫于城

中，則臬臺、分司諸署，觀橋、純禮諸市，在宋則爲開元、景靈、太乙、龍翔諸宮，隱隱賑賑，皆王氣所鍾，而其外邇則自霍山，繞湖市半道紅，衝武林門，露骨于武林山，皆其護沙也。聯絡周匝，鉤綿秀絕，鬱蔥扶輿之氣，盤結鞏厚，濬發光華，體魄閎矣。潮擊海門而上者晝夜再至。夫以山奔水導，而逆以海潮，則氣脈不解，故東南雄藩，形勢浩偉，生聚繁茂，未有若錢唐者也。南北諸山，崢嶸迴繞，匯爲西湖，洩惡停深，皎潔圓瑩，若練若鏡，若雙龍交度，而領下夜明之珠，抱懸不釋，若蓮萼層敷，桴瓣莊嚴，而馥郁花心，含釀甘露。是以天然妙境，無事雕飾，觀之者心曠神怡，遊之者畢景留戀，信蓬閬之別墅，宇內所稀覯者也。六朝已前，史籍莫考，雖水經有明聖之號，天竺有靈運之亭，飛來有慧理之塔，孤山有天嘉之檣，然華豔之蹟，題詠之篇，寥落莫睹。逮于中唐，而經理漸著，代宗時，李泌刺史杭州，憫市民苦江水之鹵惡也，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以灌之，民賴其利。長慶初，白樂天重修六井，甃函，寬以蓄洩湖水，溉沿河之田。其自序云：『每減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卽瀕湖千餘頃無凶年矣。』又云：『舊法洩水，先量湖水淺深，待溉田畢，却還原水尺寸。往往旱甚，則湖水不充，今年築高湖堤數尺，水亦隨加，脫有不足，更決臨平湖，卽有餘矣。』俗忌云：『決湖水不利錢塘。』縣官多假他辭，以惑刺史，或云：『魚龍無託』，或云：『菱菱

失利』，且魚龍與民命孰急？菱菱與田稼孰多？又云：『放湖水則城中六井咸枯。』不知湖底高，井管低，湖中有泉百道，湖耗則泉湧，雖罄竭湖水，而泉脈常通，乃以六井爲患，謬矣。第六井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之，則雖大旱不乏。湖中有無稅田數十頃，湖淺則田出，有田者率盜決以利其私田，故函、筧、非灌田時，並須封閉，漏洩者罪坐所由，卽湖水常盈，蓄洩無患矣。吳越王時，湖葑蔓合，乃置撩兵千人，以芟草濬泉。又引湖水爲湧金池，以入運河，而城郭內外，增建佛廬者以百數。蓋其時偏安一隅，財力殷阜，故興作自由。宋初，湖漸淤壅，景德四年，郡守王濟增置斗門，以防潰溢，而僧、民規占者，已去其半。天禧中，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祝延聖壽，禁民採捕。』自是湖葑益塞。慶曆初，郡守鄭戢復開濬之。嘉祐間，沈文通守郡，作南井于美俗坊，亦湖水之餘派也。元祐五年，蘇軾守郡，上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自唐已來，代有濬治，國初廢置，遂成膏腴。熙寧中，臣通判杭州，葑合纔十二三，到今十六七年，又塞其半，更二十年，則無西湖矣。臣愚以爲西湖有不可廢者五：自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集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爲陛下祈福，若任其壅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枯轍之鮒，臣子視之，亦何心哉！此西湖不可廢者一也。杭州故海地，水泉鹹苦，民居零落。自李泌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取汲，而生聚日繁。今湖狹水慳，六井漸

壞，若二十年後，盡爲葑田，則舉城復食鹹苦，民將耗散，此西湖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開湖記云：「蓄洩及時，可溉田千頃。」今縱不及此數，而下湖數十里，菱菱禾麥，仰賴不貲，此西湖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廣，則運河取藉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藉于江湖。湖之所經，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開濬，而舟行市中，蓋十餘里，吏卒騷擾，泥水狼藉，爲居民大患，此西湖不可廢者四也。天下官酒之盛，未有如杭州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水泉之用，仰給于湖，若湖水不足，則當勞人遠負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不可廢者五也。今湖上葑田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工。近者蒙恩，免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亦數十萬石。臣謹以聖意斟酌其間，增價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增減折耗之餘，尙得錢米一萬餘石，貫，以此募民開湖，可得十萬工。自四月二十八日開工，蓋梅雨時行，則葑根易動。父老縱觀，以爲陛下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蓋有泣下者。但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若來者不繼，則前功復隳（邑）。近蒙聖恩，特賜本州度牒一百道，若更加百道，便可濟事。臣自去年開濬茅山、鹽橋兩河，各十餘里，以通江湖，猶慮缺乏，宜引湖水以助之，曲折閘閘之間，便民汲取，及以餘力修完六井、南井，爲陛下敷福州民甚薄。』朝議從之。乃取葑泥積湖中，南北徑十餘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募人種菱取息，以備修湖。

之費，自是西湖大展。至紹興建都，生齒日富，湖山表裏，點飾浸繁，離宮別墅，梵宇仙居，舞榭歌樓，影碧輝列，豐媚極矣。嗣後郡守湯鵬、安撫周淙、京尹趙與憲、潛說友遞加濬理，而與蠶復因湖水旱竭，乃引天目山之水，自餘杭塘達溜水橋，凡歷數堰，桔槔運之，仰注西湖，以灌城市。其時君相淫佚，荒恢復之謀，論者皆以西湖爲尤物破國，比之西施云。元懲宋轍，廢而不治，衆政無綱紀，任民規竊，盡爲桑田。國初籍之，遂起額稅，蘇堤以西，高者爲田，低者爲蕩，阡陌縱橫，鱗次作父，曾不容刀。蘇堤以東，縈流若帶。宣德、正統間，治化隆洽，朝野恬熙，長民者稍搜剔古蹟，粉繪太平，或倡濬湖之議，憚更版籍，竟致閣寢。嗣是都御史劉敷、御史吳文元等，咸有題請，而浮議蜂起，有力者百計阻之。成化十年，郡守胡濬，稍闢外湖。十七年，御史謝秉中、布政使劉璋、按察使楊繼宗等，清理續占。弘治十二年，御史吳一貫修築石閘，漸有端緒矣。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銳情恢拓，力排羣議，言于御史車梁、僉事高江，上疏請之，以爲西湖當開者五。其略曰：『杭州地脈，發自天目，羣山飛翥，駐于錢唐。江湖夾抱之間，山停水聚，元氣融結，故堪輿之書有云：「勢來形止，是爲全氣，形止氣蓄，化生萬物。」又云：「外氣橫形，內氣止生。」故杭州爲人物之都會，財賦之奧區，而前賢建立城郭，南跨吳山，北兜武林，左帶長江，右臨湖曲，所以全形勢而周脈絡，鍾靈毓秀于其中。若西湖占塞，則形勝破損，生殖不繁。杭

城東北二隅，皆鑿濠塹，南倚山嶺，獨城西一隅，瀕湖爲勢，殆天塹也。是以湧金門不設月城，實倚外險，若西湖占塞，則陸徑綿連，容姦資寇，折衝禦侮之便何藉焉？唐、宋已來，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今甘井甚多，固不全仰六井、南井也；然實湖水爲之本源，陰相輸灌，若西湖占塞，水脈不通，則一城將復鹵飲矣。況前賢興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纂已成之業，非爲政之體也。五代已前，江湖直入運河，無復遮捍。錢氏有國，乃置龍山、浙江兩閘，啓閉以時，故泥水不入。宋初崩廢，遂至淤塞，頻年挑濬。蘇軾重修堰閘，阻截江湖，不放入城，而城中諸河，專用湖水，爲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則運河枯澀，所謂南柴北米，官商往來，上下阻滯，而閭閻貿易，苦于擔負之勞，生計亦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穀米蔬藪之需，全賴東北。其上塘瀕河田地，自仁和至海寧，何止千頃，皆藉湖水以救亢旱，若西湖占塞，則上塘之民，緩急無所仰賴矣。此五者，西湖有無，利害明甚，第壞舊有之業，以傷民心，怨譟將起，而臣等不敢顧忌者，以所利于民者甚大也。』部議報可，乃以是年二月興工。先是，郡人通政何琮，常繪西湖二圖，并著其說，故溫甫得以其槩上請。蓋爲備一百五十二日，爲夫六百七十萬，爲直銀二萬三千六百七兩，斥毀田蕩三千四百八十一畝，除豁額糧九百三十餘石，以廢寺及新墾田糧補之。自是西湖始復唐、宋之舊。蓋自樂天之後，二百歲而得子瞻，子瞻之後，四百歲而得溫甫。邇來官司禁約浸弛，

豪民頗有侵圍爲業者。夫陂堤川澤，易廢難興，與其浩費于已墮^{（三）}，孰若旋修于將壞？況西湖者，形勝關乎郡城，餘波潤于下邑，豈直爲魚鳥之藪，遊覽之娛，若蘇子眉目之喻哉！按郡志，西湖故與江通，據酈道元水經及駱賓王、楊巨源二詩爲證。竊謂不然。水經云：『漸江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註云：『漸江，一名浙江，出丹陽黟縣南蠻中，東北流至錢唐縣，又東經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徑其南，縣側有明聖湖。又東，合臨平湖，經槎瀆，注于海。』夫水經作于漢、魏時，已有明聖湖之號，不得于唐時復云湖與江通也。水經又言：『始皇將遊會稽，至錢唐，臨浙江，不能渡，乃道餘杭之西津。』後人因此遂指大佛頭爲始皇纜船石，以徵西湖通江之說，殊不知西津未必指西湖也。至于駱賓王靈隱寺詩有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楊巨源詩有云：『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與水經所稱浙江東經靈隱山相合，而西湖通江之說，泥而不解。夫巨源與樂天同時，使泥其詩以爲江潮必經靈隱山以通西湖也，則明聖之號，不當豫立于漢、魏時，而樂天經理西湖時，未聞有江潮侵嚙之患。況自靈隱山而南，重岡複嶺，隔截江渚者，一十餘里，何緣越度以入西湖哉？要之，漢、唐之交，杭州城市未廣，東北兩隅，皆爲斥鹵，江水所經。故今閘閘之中，街坊之號，猶有洋壩、前洋、後洋之稱。所謂合臨平湖，經槎瀆，以入于海者，理或有之。若西湖，則自古不與江通也。乃今江既不徑臨平，繞